

## 荷兰出版首部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

由三位荷兰汉学家和翻译家历经13年艰苦努力合作完成的首部荷兰语全译本120回《红楼梦》日前在荷兰正式出版。

译本共四卷，厚达2160页，译者是荷兰汉学家和翻译家马苏菲、林格和哥舒里思，由雅典娜神庙出版社出版。

哥舒里思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说，翻译《红楼梦》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

最初，这三位汉学家和翻译家计划在大约8年内完

成这部中国经典巨著的翻译。但最终，出于对荷兰语译本精益求精的态度，翻译工作历经13年才得以完成。

她说，荷兰语《红楼梦》的目标读者是普通荷兰民众，希望荷兰读者能够沉浸在这部小说中，在那里他们可以“结识迷人的人物，了解丰富的文化”。

谈及翻译《红楼梦》的缘由，哥舒里思说，在与另外两位译者的长期合作中，他们经常讨论翻译策略和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这部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缩影，没有比《红楼梦》更富有人文

内涵、更值得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了。”

荷兰著名学者亨克·普罗佩尔日前在当地主流报纸《人民报》刊文说：“两周的时间里，我沉浸在一部2000多页的小说中。”他说，《红楼梦》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易于理解，适合所有人阅读”。

目前，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已在荷兰各地书店和网上书店销售。阿姆斯特丹学术文化中心计划于12月初为该书的出版举办一场庆祝活动。

据新华社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石头硬到极致就是金刚石，比铜硬，比金贵，可以摧毁任何一种别的石头，于是又叫钻石、宝石，正因为它无坚不摧世上稀有，自然无尚高贵无与伦比。因此，钻石天然成为石族里的王。王族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等级高下不一的各类世族庶族以及平民。石头的等级，以硬度来划分只是标准之一，在王者之下，石头们还按些五花八门的标准又分成不同等级。正因为硬不随流光消逝，因而它的等级与世长存，也正因为硬无外形，所以石头的等级划分也更加隐秘。

揭秘石头的等级和世相，其实就是在石头中探寻柔软甚至悲苦的隐情。

在硬的划分下，钻石、玉石这些都早已从石族中剥离，归入珠宝玉器一类，好像与石没有了血缘。钻、玉、翡翠这些富贵的名字，早已凌驾于石头之上，享受着由硬生地划分出来的优越等级。细细想想，她们只不过算是嫁入豪门，其实还是石头。

硬的评价标准由来已久而且从无更改，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硬可以与岁月抗衡，可以与腐蚀对峙。于是，人世的许多托付都安放于石族，以求与石一样恒久。然而，当钻石摆在了高高的案台，成为富贵的象征，于是金钱开始在硬与软之间作为媒介，进行着世俗的平衡和交易。在硬面前，人其实是多么卑微和软弱，有多少生命，只求一粒小小的硬石而亡命天涯；有多少生命，只求遥远的刻石勤勤而血溅沙场；有多少生命，在一块无法透视的石头面前竟面目全非……这一切，全因于硬。硬就如此硬邦邦地把人们厚裹的画皮剖开，硬就如此直接地把软一一肢解。在硬面前，软只有坦白屈从或者瓦解。硬，从来都是冷面无私，在硬面前，只有更多的血腥、裸露和真相。

当然，硬也不是独行天地不食烟火，而是与石相依相存，更多的时候硬还得通过石器才得以表达。石头从毛坯成为器物，其实就是硬划分等级的一次表现，是砧砧对硬的等级的一种确认。对硬的验证，更多的时候就是看能否让石破裂和对石塑造。石器，就是对硬中的软进行瓦解的结果。

石器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我仍深深怀念前人们给予石器的那些托付。当然，我所说的石器，无非就是逐渐在乡村消逝的那些石质器具和在城市偶尔出现的一些石材雕塑，是那些必将在尘埃中隐匿的陈旧物，正如我的那些必将在岁月中消逝且不会有任何印记的平凡的叔伯长辈。品味石器的人间万象，也就是在石族的平民中游走。

那些旧石器在我亲眼所见并亲手所用的时候，它们已经是算十分高级的新石器了，与当年人们的打制或者磨制根本无关。乡间的那些石磨、石碾、石碾、石缸、石槽、石碑……便是石族的人间世相，是乡邻们的生活物证，是乡村时光的另类表达。当然，这些石器，自然是在硬划分下的平民，如同使用这些石器的普通劳动者。在城市，这些旧的石器也不在少数，只不过，已经增加了更多的城市印记，已经上升到艺术的高度，自然与那些农具远远的拉开了距离。没有落差的，就是铺垫在城市里的那些基石台阶或者小巷的石板。但是，这些已经为数不多，更多的已被混凝土和钢筋取代。

对旧石器的念念不忘，无疑就是对不再的乡情的眷恋，对石族的平民的怀念。

村里有不少石磨，有大磨小磨。大磨通常是祖传的，直径有两米上下，磨扇压在磨芯上，磨芯与磨盘连在一起，大磨常安放在宽敞的屋子里，下面垫着几块大石头，稳稳当当。推大磨的只能是牛或者驴马，我们乡下只有牛，在农闲时节，家家户户的婆婆妈妈们便围上围裙枷牛上磨，在磨道里磨面。晒干的小麦徐徐流到两扇磨石之间的细槽，牛蹄走上几转，只听得一阵细碎的破裂声从石缝间传出，一粒粒麦子就变成灰白的石顺着磨沿一路撒下来，在磨盘里围成一圈连绕起

伏的雪山。大磨一天可以磨上百斤面，可以解决一家人几个月的面食。大磨磨面时通常从早到晚，中午还得送饭，要一鼓作气把上百斤面磨完，不然，一停歇，就会人疲牛饥，再也提不起劲了。石磨中还有一种比较小的磨，叫么磨，磨扇只蒲扇大小，这种磨一般是放在灶屋里，可以一边磨豆浆一边烧锅，三五十转下来，一小碗泡涨的黄豆就变成了乳白的豆浆，倒进锅里熬个几十分钟，然后在锅里点几滴卤水，转眼锅里就浮起白嫩的豆腐。大磨主要是磨面，几十上百斤的大件，才用上大磨，所以大磨平时用得少，一般都摆在露天坝头，成为儿童们玩耍的地方。么磨时常用到，一年四季磨豆腐，初夏时磨嫩玉米制玉米饼，过年时磨米做米豆腐、做汤圆。在小小么磨的转动下，不少味美可口的农家食品就手工制作成。

我家灶屋就有一扇小么磨，我们小时候，每天放学回来，都要一边烧锅煮饭一边使劲推动那扇沉重的磨扇，许多时候都是磨干玉米粒。小孩子想偷工减料，大抵把地玉米粒往磨孔里塞，只听得磨盘间咣咣作响，磨盘转眼就轻松了，可是落在磨槽里的全是圆团的玉米瓣，母亲检验不合格，还得搬上来重新磨一遍，这下就重多了。每天，我们几姊妹都要在石磨边转得晕头转向才能去上学。我家那个小么磨自从村里安电后，就很少用了，但仍摆在那里。我爹一直没有把那个小石磨摔出去，是因为他听说，石磨的磨芯就是一个太极图，能镇宅辟邪。我快十年没有回老家了，那个小石磨一定还在那里镇宅护院吧。

碾与磨一样，也是乡下常用的石器。磨与碾不同的地方，其实从这两个字的区别就可以看出：折磨碾压，碾与磨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在于磨一个是在于压。磨灭，能磨成尘埃，直至灰飞烟灭。而压，只能压碎。与磨盘一样，碾子也有一个大的碾盘，碾盘一般直径在两米上下，上面立着一个石质的碾滚，直径也有一米。碾滚上凿着一排排横纹，这样，碾盘上的谷子就能轻轻一重被碾上，把谷壳压掉，而不至于把谷子里的米压得太碎。碾子一般都很宽大，只有牛才能拉动。碾滚上还装有一个木架，把巨大的碾滚固定在碾盘上，一端伸出一根长长的木棒，系上绳子套在牛的肩头。枷在碾盘间的牛还要把双眼蒙上，可能是怕它不停地转，也会发疯，同时还可以防止它三心二意。东张西望，好一心一意的拉碾前行。牛的脾气其实不犟，把枷一安上，双眼一蒙，只吆喝一声，它就会慢腾腾的走上半响，在吱吱呀呀的声响中，几大背谷子就碾好了。碾好的谷子只需在风斗上一过，立刻吹糠见米。

碾与磨的转动，与一面时钟的运转无异，都在简单的循环中让时日一点一点向前，更像那些在宇宙中旋转的星球，围着一个磨心，把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人世间磨成细碎的生活，一粒一粒落下。碾与磨，这些尘世的星体，它们在自已小小的宇宙转动，平衡着自己的世界，

与那些浩渺的星空一样有序而悠远。

井是村村必有的公益设施，缸则是家家必备的私人财产。井是水的仓库，缸是水的中转，家家户户把井水挑回家，陈放在石缸里，煮饭淘米洗脸泡脚必不可少。我记忆犹新的还是老家水井边的那个

大石缸，是全村人淘菜用的，由五块大碑板砌成，碑板向内的一侧都工工整整地刻写着碑文，只是碑板是横着安放的，只有偏着头才能认出那一行一行的文字。乡下尽是些文盲，字正字斜都不重要，更何况这些碑文也是局部，认真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大家反倒觉得那些凹凸不平的碑板尽沾些泥垢，不好清洗。只有那些勤劳的农家婆媳们，时常夸那个石缸好，又深又大，淘菜淘红苕都方便。想必缸壁那些工工整整的文字也随着在石缸里面洗

濯的食物一道化为上好的营养，让村里的后代们个个强壮健康并且皆识文墨。碾窝一般都倒扣在屋角，平日里当凳子，只有需要春蒜泥或者米粉辣椒的时候才用上。碾窝一般不大，最多春半碗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也拿到么磨上磨细，这些东西还不够填满碾缝，所以这些量少的物件，都用碾窝来春。春米或者蒜泥时还有一根粗粗的碾窝棒，两端又粗又圆，中间细，中间细颈部，正好双手握紧使劲往夹在两腿间的碾窝用力。春好的蒜泥和粉末，只能用一根小调羹慢慢的舀出来。用木石撞击下的粉末做好

的本味。在早年的乡下，时常会看到一位皮破牙缺的老大婆在慢慢的春米，从那些微小的声响中，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个媳妇是如何熬成婆婆的。

石碑在乡间非常常见，并让人敬畏。老家乡下有不少高大的石碑，上面雕琢着不少浮雕，还刻有不少文字。这些浮雕刻着村里某位长者的生平的石头也因而成为后辈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些普通的石料成为人皆敬仰的重器，也全在于它承载着人们寄托，因而它的身价倍增。当然，如果这些石碑不是因为安放在阴森的坟林，可能也会成为儿童们的游乐场。正因为它们静穆地立在坟场，才免遭少年们的荼毒，这也或者会成为石碑的遗憾，虽然地位有所上升，但离尘世的烟火却

更远了。不能不说，石器接近高贵的过程，也就是它们远离尘世走向孤独的过程。

这些旧时的石器，都是石族的一员，如此散落民间，与那些硬而结实的石头在铁的折磨和碾压下苟且偷生，乡下的旧石器自然只有冷落一旁。或许是因为那些玉钻之外的石真是软的缘故，没有多少地方需要那些原生的石料了，用火烧制的瓷和水泥浇筑的砖在城乡横行，石族的前景一片黯然。村里村外的主人全外出打工了，那些大大小小的磨碾碾们早已没了差事，它们杂乱的堆放在露天的野外，与那些早年的碑碣一样，风吹日晒，任凭世态炎凉对它们进行着持久的羞辱，特别是那些深刻的文字，自然成为攻击的首选。雕刻的文字在风雨中的磨灭，却让那些想要不朽的愿望都一一落空，并不得不得成为讽刺的对象。年复一年，这些农家的旧石器上依稀的世俗生活早已随风远逝，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与岁月共同毁灭的只有石器本身……

这些旧石器上的文字和人间烟火一层一层剥蚀之后，被时光再次剥蚀的只有硬了。在岁月的冲刷下，石的硬终将致软，终将逝去。

旧石器，映射着人间万象，卜筮着我们的未来……

谈古论今

## 长孙皇后后的柔性力量

周礼

文德皇后长孙氏是李世民最爱的一个女人，她一生受尽恩宠，就连死后也受到了特别的待遇。据说，李世民曾专门修建了一座高阁，那座楼正对着昭陵（文德皇后的葬身之处），他几乎每天都要登上城楼望上一会儿，以缅怀长眠于营山的文德皇后。

当然，长孙氏能够赢得“千古贤后”之名，靠的不是妩媚之术和权谋之术，而是以自己的才德征服了天下人。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而李世民背后的女人，就是长孙皇后。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政变，当时大家生死未卜，十分紧张，就连李世民本人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这时，一个女人来到李世民的身旁，她面带笑容，毫无惧色。这个女人就是长孙氏，她一边安慰丈夫，一边给将士打气。在长孙氏的鼓舞之下，将士们个个神勇无比，如有天助，顺利地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

在李世民当上皇帝以前，长孙氏时常给他出谋划策，并让她的哥哥长孙无忌辅助他，但当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长孙氏却不再对朝政发表任何看法。有一回，李世民非要征询她的意见，长孙氏只好无奈地说：“下蛋是母鸡的事，而打鸡是公鸡的事，如果母鸡代替公鸡打鸡，那天下大乱吗？”长孙氏的意思十分明确，军国大事是你们男人的事情，我一个妇道人家只管相夫教子。后官干政历来都是大忌，长孙氏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雷区。

长孙氏不仅自己不干预朝政，而且还抑制外戚干政。太宗多次要封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但均遭到她的强烈反对。长孙氏认为，自己贵为皇后，家族已经十分荣耀了，如果再让亲人担任要职，一定会遭到他人的妒忌。于是，她再三阻止太宗授予哥哥大权。太宗认为长孙无忌文韬武略，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没有听从长孙皇后的建议。没想到长孙皇后异常执着，她见说服不了太宗，就给自己的哥哥做工作，让他主动辞职。长孙氏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长孙无忌最终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长孙皇后从不干涉朝政，但她并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充耳不闻，事实上，她一直在暗中保护朝中贤能。唐太宗并不是一个脾气温良的人，盛怒之下，也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来。这个时候，长孙皇后就成了最好的安抚剂，她充分地会发挥自己的柔性力量。有一次，李世民退朝回宫后，非常愤怒地说：“我以后一定要找机会杀了那个下巴佬！”长孙皇后问道：“是谁惹陛下不开心了？”太宗回答说：“还能有谁，魏征呗，他经常在朝堂上顶撞我。”长孙皇后听后，没有评价谁是谁非，而是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她跑到房中，换了一件朝服，然后跪在太宗面前，大呼“祝贺”。太宗感到莫名其妙，问她有何喜事。长孙皇后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的开明，我怎能不祝贺呢！”

或许是天忌红颜，长孙皇后年仅三十六岁就离开了人世。长孙氏病重其间，曾有人提出大赦天下，度人入道，以此为她祈福。古时候，很多人都相信做善事能够积德增寿，但长孙皇后却坚决反对，她说，如果做好事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何曾做过一件坏事啊？自始自终，长孙皇后都心系着国家，心系着天下苍生。

扫一扫 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

